

注榆關喋血剝熱河棄守

李清芳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日

第一版由一至一萬冊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全一冊)

定價五角 郵費加一

編輯者 晨光學社

主編者 淹津郝伯珍

發行者 天津佩文齋

法租界天祥旁

版權

所有

分售處 各地書店

派報社均有代售

榆關喋血熱河棄守感言

伯珍兄編「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既竟，索文於予，因痛心柄權者之擅置失當，遂因顧忌諱，草爲感言以應之。

楊汝泉

日本之吞併朝鮮，爲侵略滿洲之初步。自一九〇一年日本蟠據中東鐵道；經三十年之慘淡經營，遂奠定侵略滿洲之基礎。嗣以東北當局對於日本之謀滿有所醒覺，於一九二五年以一億萬元完成Q字形鐵路，日俄T字形鐵路線於是處於包圍地位；致昭和五年滿鐵入款減收三千萬元；日本經濟，因是遭受巨大影響，舉國顛狂！強以中國不得在中東線建築平行線鐵路爲口實提出抗議，以未獲結果，致圖謀滿洲之心日益亟，遂促成九一八之變。

以東北當局對於東北之精心建設言之，其對日本之謀滿，似有所備；不料於九一八事變暴發之頃，竟棄甲曳兵而走，軍實之損失，財產之被劫，人民之喪亡，猶其小者。爲期不久，而失地千里，當局尙美其名曰「不抵抗」，曰「鎮靜」，是直不知羞辱爲何事！喪心病狂；至於此極！析其骨而食其肉，不足惜也！然

則其竭精建設，果爲何事乎？設非藉建設之美名以營投機買賣俾墾其苞苴，何致棄權喪地前後異趣至此哉！

以軍實之損失論，其損失之數量，足抵相當抗敵之時日，於其棄之資敵，寧與之一拼，豈不勝於棄甲曳兵而走乎！或曰：『此蓋有說也：當是時，本期和平解決，收回失地，若與之抗，則難期收復也』。此真柔懦無知之見也。夫日閥之謀滿洲，早具決心，今不費一槍一彈而略地千里，又豈肯無條件奉之與我當局；（？）彼與其得而復失，何竟犯大不韙而起釁，其所以不顧一切而尋畔者，又果何爲哉？縱令當時和平解決，又與我何利。

或圓其說曰：『當局非不抗也，力不敵也，與其不敵而抗之，寧若保全實力，以圖後效。』予曰：舉國上下，悉知中國不能敵日閥也，君言誠是。但吾所疑者：不戰失地，戰亦失地；不戰棄其軍實，戰亦棄其軍實；寧與之一戰。如是則我喪力十之七，彼亦喪力十之三；豈不聊勝我棄其十彼不勞而取其十乎？

或又曰：『非不戰也，與之戰，則必致事態擴大，是抵抗之損失，恐倍於向

之所棄者也。』予曰：誠哉言也！設我不與之抗而彼亦擴大其範圍，我又當如之何？或無言以對。果竟不戰而又失錦州，進而復失榆關之險，吾言不幸而中。

所謂榆關喋血，不過放棄榆關耳，不過退防石河陣線耳。以號稱數十萬之東北軍隊，坐令少數日軍不勞而得平津門戶；當局者不思所以勦除而退防，是即所謂喋血乎？所謂軍事當局，果何所居心耶？

自瀋變以至東北三省淪亡，與榆關失守，熱河陷落，中央之最大工作，爲屈膝於國聯，以求公平之裁決。結果敷衍遷延；決議案宣言，報告書之累積，等高戰神之身，一未能行；戰神惟睨之而冷笑。意謂不足以措矢也。國聯既爲日閥勾結列強爲援而慘遭失敗，中央則仍表示「始終擁護國聯」，此何說也？國聯者，國際之合事老也，合事老中既有密結日閥之份子，是我之仇也；其與日閥無關涉之弱小會員國，雖同情於我，然鷄筋不足以當尊拳，又何足恃？此孕懷鬼胎之合事老，既無利於我而偏於日，我却始之，終之，擁之，護之，尊之，崇之，屈膝卑顏而侍之。誠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

全國黨政機關，軍事首腦，由藩變以至熱河陷落，發宣言，散傳單，貼標語，草演說，拍通電，氣勢洶洶，儼然弓上弦，刀出鞘，各具奮勇殺敵之概，誠足多也。結果則遷新都，建陪都，回舊都，高唱抵抗，空言應擾，無補實際如故也。此曰：「我軍士氣甚盛，已具抗敵決心，雖剩一兵一卒，誓與周旋。」結果一卒未損，一彈未發，不戰而退。彼曰：「國家寸土，矢共存亡，責在執戈，決心久具。」結果三省淪亡，我固尚在也；榆關失守，我固尚在也，熱河陷落，我固尚在也，「存亡」云乎哉！「執戈」云乎哉！「決心」云乎哉！具決心者，惟有仲乃安，暢毓麟，李德培等無槍桿之志士耳；惟有少械彈，無餓糧，飲雪喋血之所謂雜牌軍（義勇軍在內）耳。若正正堂堂，有地盤，有械，有彈，有糧，有餉之所謂正式軍隊，則未曾與敵一戰也；此非兵士之不足用，兵士之上有飽暖而不思戰者耳。

孔祥熙曾發表意見曰：「最好我們扛着槍桿上前線。」此真大人之言也，「最好」，誠然最好，全民族無不以此「最好」為最好，但能「最好」否？既曰「

最好」矣，何不隨之而最好去。嗚呼！槍如何扛？彈如何發？前線何在？以堂堂部長，動發無意識之空言，喪地失土，悉坐此弊，可勝嘆哉！

以民衆之負擔言之，十餘年來之內戰，已精疲力竭，自九一八事變以迄於熱河失守，軍政當局明令之徵發，惡劣官兵之敲詐，人民益處羅掘之境；其供給之數量，誠能用之軍事，未嘗不足以克敵，乃竟一無防設，望風披靡。人民以最後一滴血汗所得之代價，固如是乎？

負華北軍事之責者，事前既因循悞事，事後毫無奮發，以期激礪士氣，俾作萬一規復之思，乃竟引咎而退，出洋遠游，『矢其存亡』，墨藩未乾，如此即足以了之乎？設負守土之責者失土後以引咎了事，則天下事，無不可了者；是舉國囚犯，皆可破籠而出，罹罪者皆可援其例而引咎以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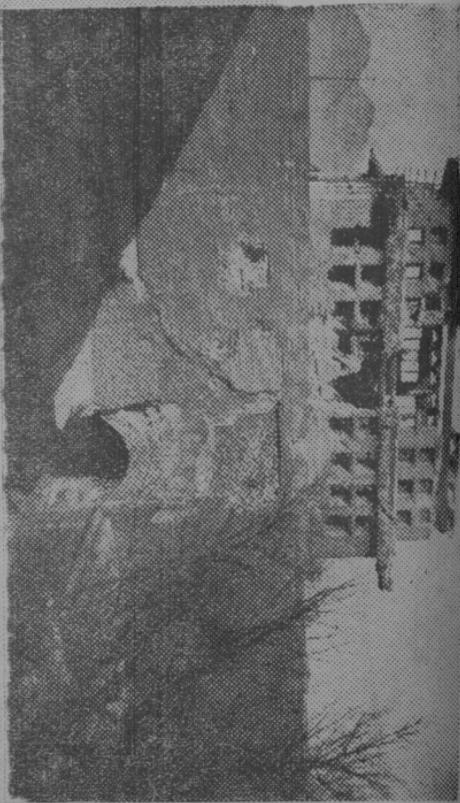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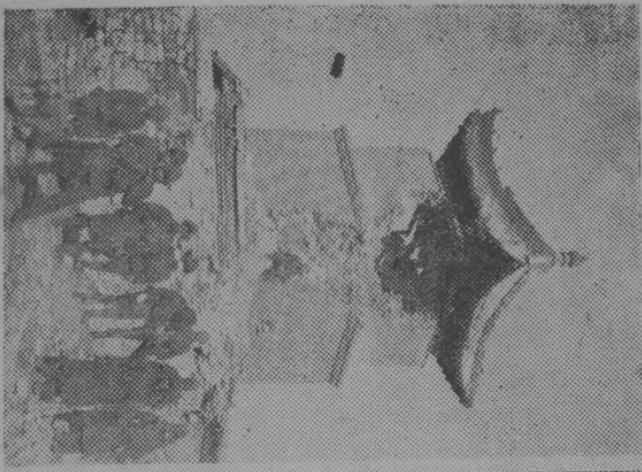
當熱河之棄守也，張學良親信爲之代辯曰：『……熱河問題，張更代人受過，緣張之綏靖主任，早經取消，改組爲北平軍委分會之後，張並委員一席，亦未擔任，分會委員長一席，……張權爲代理，熱河防守失敗，……誤在到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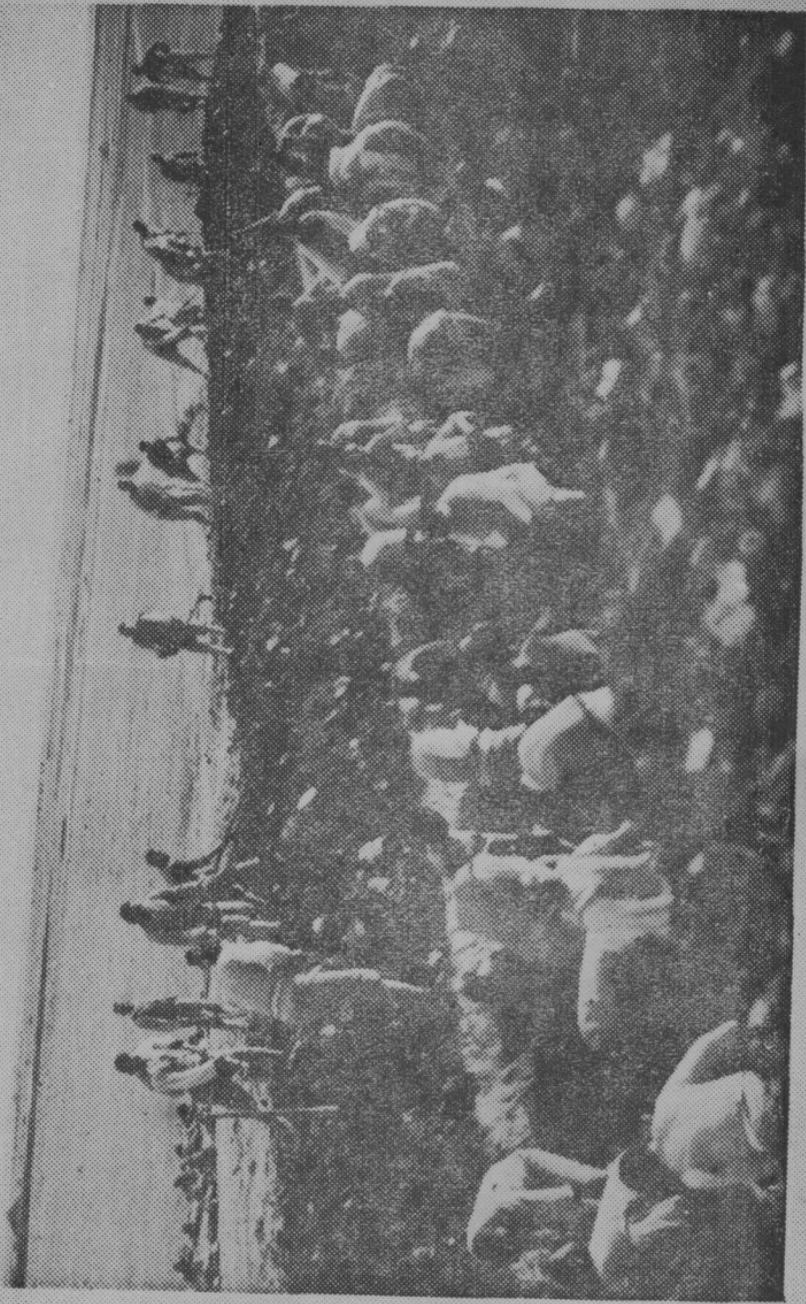
劃中央靠地方，地方靠中央……熱河政治太壞，民心早失，……』云云。代理委員長，其責豈不大於委員乎？以是爲辯，代者何事？理者何事？中央靠地方，爲中央之非，地方靠中央，豈地方之是乎？明知熱河政治『太』壞，民心『早』失，何不早爲之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况堂堂代理委員長耶？

國人對於抗日官兵之飢寒交迫，爲國犧牲，咸俱同情；所惜者將帥不得其人，各懷利己，旣無設備，又失機宜，致喪地棄城，圖變色。驅飢寒之兵以抗強敵，宜其難於奏效也。夫『虎將將羊兵，羊盡爲虎，』其如將帥皆羊之不若何？是非兵之不足用也。張在臺時，中央因人而推諉地方，以致戰無不敗；茲張學良已走，軍政大權已由張氏『還』諸中央，今後將看中央策應如何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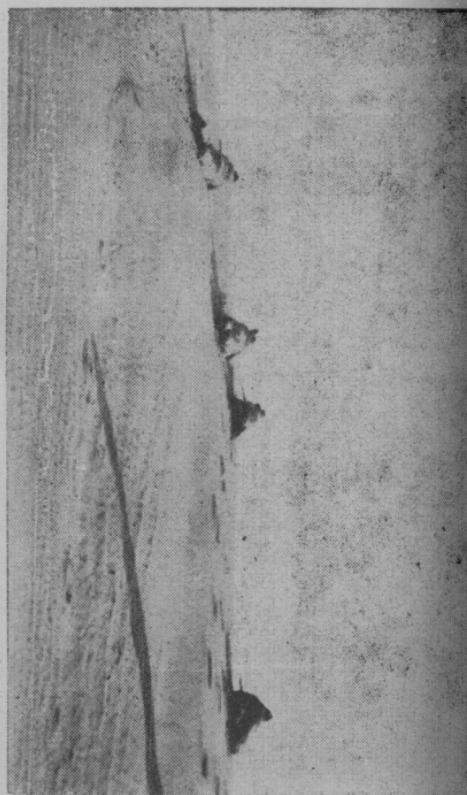
戰痕

榆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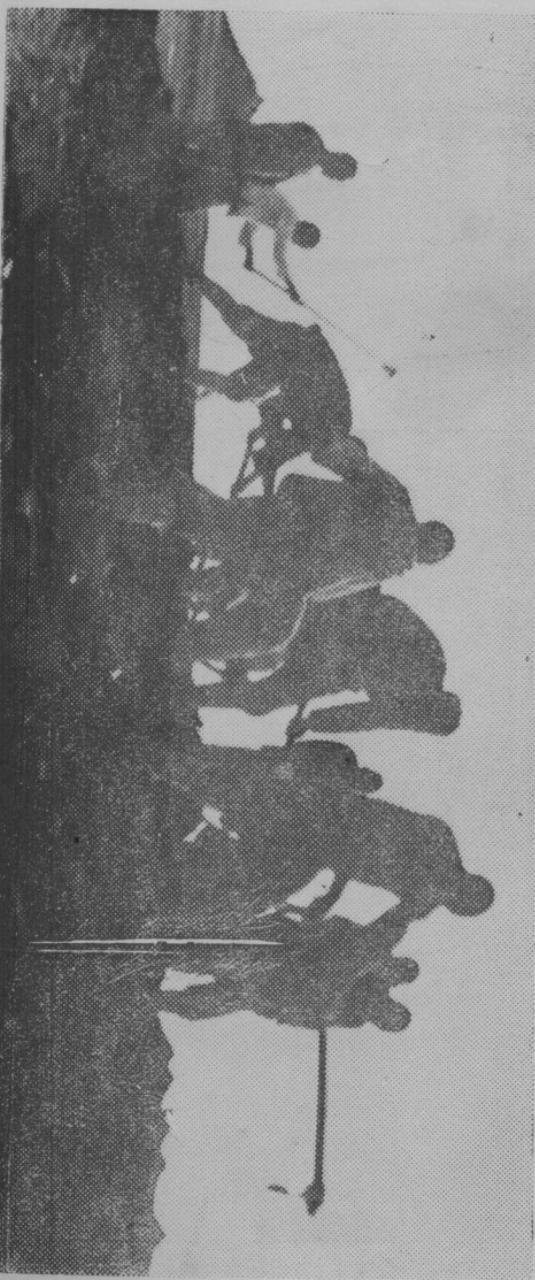




（一）事工御防河前石



下爲石河防禦工事(二)
左爲冰天雪地下前線
之健兒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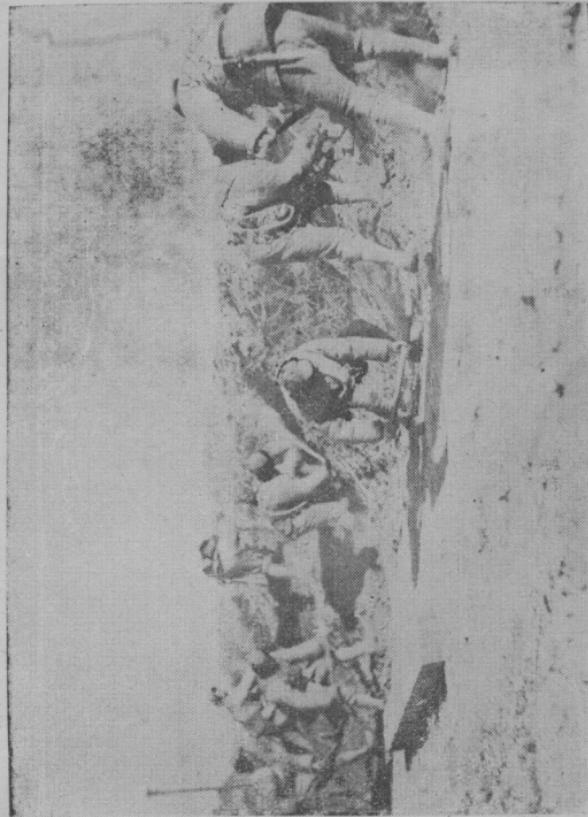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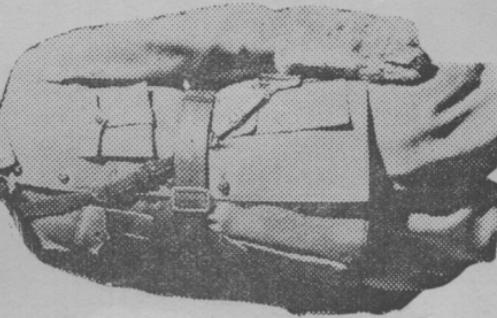
臨承警備司

令何柱國

下圖石河前

線防禦工事

(三)



影留河監察視(者立中)長員委代張偕(左)長院代宋





，列其崖巖，北東縣雲密省北河在口北古按
○衝要之經必入出開德承平北爲，車通僅路
隘要口北古之市爲山就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目次

頁數

榆關喋血熱河棄守感言

榆關陷落前之肉搏激戰

榆關事變真相

榆關旌旗變色

抗日軍士苦戰

慰勞忠勇將士

日軍準備西犯

九門口入敵手

中國政府決心抵抗

張學良電中央

一九

中央報告國聯

二三

外部發表宣言

二四

張向記者談話

二五

日方捏詞反噬

二六

日提欺妄聲明

二七

曲解辛丑條約

二八

外部再提抗議

二九

榆關陷落世界震驚

三〇

歐美關切榆事

三一

美人反日示威

三二

日本有識國民之憂國論

四九

軍民同憤慨共赴國難

五四

各將領紛電請纓

五四

全國各界激昂表示

五七

中國婦女救濟東北協會

五九

燕大抗日會

六一

華北將領表示誓死堅決抵抗

六二

山河破碎青年激發愛國心

六四

仲乃安憂國自殺

六四

鍾天鐸北上殺敵

六五

暢毓麟上書中委

六七

李德培泰山絕命

七〇